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七

宋 吳泳 撰

答游景仁書

某謂君得罪去國徑入飄山步避人事豈圖崇篤舊游特賜手書相勞撫情君何可忘也山間地幽境僻游者罕其蹤也臥車軛屐藍輿所不及因得與一二道士施汗漫游經高丘陟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意有所極境

隨心會其欝然而陰粲然而榮者與鶴宜黯然而深淵然而靜者與琴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道菴相望樹禽雜語與詩宜但年來不甚作詩自被罪而去何繇更有高思所喜是閒老氏藏室收書最備時得滴露點甘棠義焚香讀谷神賦如龍虎要訣鉛汞家言亦復克扣問其鑰如此而去體觀靜頗發深省若得富彥國諸公以園契宅契户契相遺則便可隨地卜居作苕霅間農夫第恨此去京城猶近爾數日來舊吏忽報有

寧國之除聖恩宏大不至擯棄如此薄聞鄒樞亦以端
殿出知四明則景仁徑上必矣敗類者之例何庸援耶
所願貳贊樞極燮和陰陽使某輩得為太平幸民或述
為中和樂職以歌詠鴻化不啻止足早晚便過湖州去
相望雲闕益遥臨楷靦縷

答杜成己書

某一年不通記室之問近覩黃紙除書承知顯奉明綸
同僉宥府蔽自聖斷協於人心慶慰慶慰某每讀國史

見張忠定公嘗語人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
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量無如王文正面折廷爭有風
采無如寇萊公時太平興國五年一榜如向如蘇如宋
皆宰相皆參政樞密而忠定不數焉以人重故也戊辰
金花之帖自年魁而下凡六政府淳祐一歲之間自知
院而次凡三樞密同登之盛抑不讓太平興國矣然而
位之高者人之期待也必重名之盛者士之責備也必
深况素號君子為朝家之光者皆以為樞密一人則關

濟規模經綸事業又不同春官考禮掖垣糾劂時矣今
屯坎之交不變否泰之機相反扶善人之紀主公道之
盟引類達才輔時宏化於樞密有望焉某一擯二年杜
門守拙寓居之地雖近京而實僻人客少所往來向來
讀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見傳注解說叢雜無所統一亦
欲參考訂正一番工夫浩闊勉焉孳孳斃而後已更不
復仕矣惟是樞密得路不容不為吾黨致一箋之賀更
不繁述婁儀之間伏乞鈞照

又

某比者伏領槧誨小姪自浙東來又袖出前所賜鈞翰啓緘熟讀不惟眷愛有加而尊謙下問懇懇不已亦足以見大丞相開誠布公之心集思廣益之道已度越流俗數等矣邦聞舟次蕭山小恙調護天祐耆德當即康和海內所望丞相之亟造朝者尤急於望霖雨也鈞翰謂近年以來雖有改絃之迹而不聞調絃之音誠為至論大丞相平日清夷直大事到手幸勿以憂畏為懷元

祐初或有以他日報復之事撼温公者公以為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丞相儻有大建明終利於國家者便當於
進見之初歷歷敷奏不必疑其所行也某久屏林壑寡
所聞知但於疢病之中時發深省請以疾喻人有抱痞
鬲之病前之醫者暴下急攻率多攻心伐性腐腸之藥
今既更醫只須用參苓君子甘草國老之劑以調養之
陸子靜在敕局官時或問如見用則以何藥醫答曰某
只有四物湯任賢使能賞功罰罪而已其言頗有味大

丞相以為何如

答李强父書　宗勉

某伏自丁酉去國奉違光範已跨四年昨者薦拜柔緘申敘衷曲計必關徹鈞覽丞相秉鈞以來盡道事君清不言貧勤不言勞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真可以表儀百辟矣但有沂公守正奉法之心而事權不如慶歷之一有温公至誠用人之意而賢才不如元祐之聚智獨運而難周善孤行而無助有志於當世者不能不為丞

相憂也近者以唐伯玉卿奉常以王幼學秘書監殊愜
公論前所名者子華元善直翁胡為猶未赴闕邢蔡遵
父最重於丞相者甫及脩門而遽得郡郭子竒風力可
以擔當事而天又不假之年雲氣簇則成雨今片東片
西牢落如此安足以熙百度而釐庶工哉況時機易失
聖恩難恃丞相只宜容加之意也某踈戇之人動與時
忤置身多士之邦既不能飾過使客以擡聲價又不肯
奉貴要以虐悍婁飛文流言譁於都市凡契舊朋友皆

能具道所以然之故其得免於戾幸矣昔楊文公大年累被譖流落於外賴王文正公始終保全之某之文之才何敢望大年而丞相之心度實無愧於文正儻蒙篤念登門之舊許以退閒俾得早脫郡事而去不勝至幸言莫能盡伏乞鈞察

答蔣良貴書 重珍

某頃從吳先知處附拜赤箋之問諒已洞徹書月後來竊聞蘭梲桂棹纔過湖州抱晴月兮擊明鮮望錫山兮

歌欸乃入遂不得耳其拏音茲風亦高矣汩汩朝市中日撲紅塵數十斗其與酌泉煮魚玩易髓窮天根立於吉凶悔吝之外豈不大相遼絕哉近者欝儀倐鉅倐變載籍所無某與景仁和仲二三朋友首上封事後稍稍有應詔者不過十來篇却盛傳校書奏疏偉甚諸君皆羣隊使藥而閣下獨用一單方果有之乎欲借副本少觀千萬惠教某叟作漫寄乞訂其是非幸甚良晤未有期願言宏毅堅一護雪中之松栢以副朋友之望

又

某浸踈記史之問又見秋風矣紀綱來自錫山粲墮寶帖訪以辭受之誼拜名以尊君辭實以存己真至論也先儒蓋有居其位而不乞歷子不求恩封者是亦此意某謀乃心問諸朋友俱以為處得其宜獨和仲獨謂辭受只有二字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界分不令分明和仲之說所謂既切而又磋之既琢而又磨之亦玉成之道也聖學路長良朋難得荃蕙化而為茅蘭芷變而不芳

者大可懼也近以再當陛對不敢不力但顧瞻天下事勢惟兩頭為重只得首及父母之邦令録一本仰干是正有未瑩處乞賜指教可也景仁聞陪杖屨游山甚適恨不倒冠落珮相與共酌此山之泉爾良晤未有期願言以前修盛德大業厚自涵養

又

某頃鄉進士歸艸艸附一箋弗及詳問啓處兹蒙專使惠示寶帖且知祠庭為況之安差以自慰㦲冠盈庭邪

正雜糅人之立言不患不可知而間界之為患最大所以孟子愛説閒字周子愛説幾字晉宋間愛説户限字唐人愛説模稜字此尤不可不察也校書初對與後來封事如一盆池水清潔純白更無些子渣滓不但言之誠而又行之勇故中都之士愈久而愈加敬也近又聞上為君難七箴密啓而不欲人見然誠亦豈能自揜哉抉秘藏以指教可也景仁既出和仲久在告不出次第亦勇於行徵之之諭敬悉當達盛意實章添倅之命又

復封起睘劃地擔閣也欲言浩如海島日酌惠山之泉共談疊疊

又

某初春交訊之後坐此祥暑不能嗣遣一紙訪問死生伐木之思與在原之情等其懷慕何敢忘也舊書吏傳賜琁帖繼又領一梅萬竹兩記梅之辭腴竹之辭勁腴之極則不狃於偷而敬生勁之極則不淫於樂而和生此則主人大意而客於此蠡測焉不識是否某嘗仕於

東南而所得之士曰徐毅齋蔣梅堂而已毅齋躬耕壟畝蔬食菜羹眞所謂簞瓢猶是者梅堂不臭富貴之餌則近之或者猶謂用度稍廣更須謹自裁節使之可繼則善矣頃送景仁詞錄一本去併同送和仲三詩徵之一詩偕往幸賜指教石屛恰方得鄉人寄來者二堵供几案之玩詞餘更乞講道自力

答陳和仲書　塤

某再拜言私門挻災荆婦以久疾竟至喪逝仁者篤念

友朋之倫唁問以書且欲勵之古禮安敢不遵來教大率自亡婦初終飯於牖下斂於户内大斂於阼凡大小斂朝夕奠成服之制一如文公朱先生家禮中間有家禮所不載者一二條本欲扣問而太夫人在堂避嫌不敢請上舍令弟訪臨已言其略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聖人於名物度數之間廣狹輕重之等謂稍有不當則直以為亂禮而不如己則子之為親喪吾儕之為妻服是不可不細講明也前日荆婦初終之日方縱縱

爾未克即答久㦬䟽禮在成服之後故具此忱悃白於
執事或更有以相其不及者切兾終言

又

某猶記嚼别酒於青湖翠柳間今蘆花又霜矣諸賢去
國士氣銷耎孤標峭直挺然如寒澗松誰得侶良貴危
言鯁論毅然如指佞艸誰得侶和仲志正氣一亭亭然
如直竿木誰得侶景仁每恨氣稟差弱學力不充未能
即去以追高賢之躅然離騷所謂荃蕙化而為茅蘭芷

變而不芳者則深恥之也某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每當陛對必自盟其心不敢有一詞諛悅其上近十九日上殿為首過機會之說次陳州縣禍變之源兩僉黄又是一事喬文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齊國事子靜謂此諍論第一籌也則斯言亦過矣不審和仲又以為如何合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閭耐久之交必經行治下幸暖熱之欲言如海書非盡言之器所冀以天下之寶為天下愛惜

答高詹叔書

某自姻翁除内翰時嘗馳一紙之賀近從山間讀淳祐朝報承知渙號明廷升班端殿翰林之班高華蓋免辭健筆於禁涂樞極之貴近太微尋典兵於宥府有光吾道式壯斯猷某嘗考國朝自南渡以来跨百餘年蜀彦之登朝者僅三宰相十政府而端平及淳祐不七年閬鶴山與樞密兄弟聯居其二峩眉太白之西井絡輿鬼之南想龐老遺黎讀此詔書當預有生意矣雖然位

之高者規模必宏名之盛者責望斯備整軍經武以折遐衝洪化亮功以賛元宰達才引類護良摘姦以壽國脉實於樞密有望也某一擯二年杜門守拙雖不能著錢神論以救貧但時復賦瘧鬼詩以驅病瞑如槁梧僵如仆栁更不復有嚮榮之望矣惟兾諸賢協力輔時共登太平俾得養遺息於田野閭即為幸也草此抒賀餘祈護钁鍮鐔調芍藥昌䔳宣廷麻以福海縣

答家本仲書

某嚼別酒於金泉跨五霜矣丙夜更燭講學談經瑩然
金玉之相譪如仁義之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
以書訪問死生而聲臭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
脉未嘗閒斷天清龍尾之道夜下鵲頭之書有來蜀珍
以壽國脉本仲又掄魁之望上岸之英積年名聲博此
一名直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齋既下世宏齋繼
沒毅齋孤立於婺女之濱罕與世接留宗庠者惟葉六
十四丈時復往來諮問相與求為精義至當之歸若更

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其如直言之士朋友間却
自有三數人一二年間亦復引去陳和仲未得出黃成
父方上二公精神諤諤議論挺挺俱有可觀見說成父
自與本仲素厚自黃先生之門來者其風猷意象自不
同也契丈既與詹叔光遠同召察之命令劉已如京師
則二賢歲晚亦須出峽速理行艫慰此延望可也恭伯
撫機久不相聞間三薦而三泥豈非數耶李永弟聞屢
得款承倅於文物之邦不能不借潤耳矮牕雨暗布此

崖略顧言為天下之寶珍毖

又

某自被罪去國得郡萬山間中都厚祿故人音問斷絕雖耐久朋如本仲亦復作踈然非間也經幄之儒史觀之彥道不得行以望議懊每為斯世惜之隱不以吏雲度必從容無事居敬以窮理脩身以俟命工夫當益精進視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矣某以書生試郡亡補事功不過以平日得之聖賢者而推之於民脩明教化

扶立綱紀愛護本根使士循理吏畏法盜賊不入吾境
流民不飢餓於土地凡所施行具有條目上下亦粗相
孚信獨是郡計彫敝甚上弦急迫徵調煩興寧書下下
考不奉急急符也邊聲屢警蜀事尤可憂近得親友書
見說兄弟親戚閭顛連而死於兵難者頗衆痛貫心鬲
積成痞脹仕宦之意頓闌矣三上丐祠之請期於得去
而後已季永弟秋時卧病池上久搬挈來此近方小安
聞自拜書矣餘祈冲輔氣機益宏道力慰友朋之望

又

某曠不嗣音三見黄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制參高明勁節如火後琮璜雪中檜栢愈久而愈耐看況詰學精深出詞霶霈書囊疊疊終日不能休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益少矣内而望史筵外而都漢節皆分所當得者但世途逼仄賢路荆榛或者猶以薄恙為辭豈知司馬温公不以甚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以老病而不處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衰憊

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登對況本仲歲月未邁精神尚强而無有挽之推之者知其賢而不與立豈非在位者之責耶某一擯四年更不復出仕獨是道不加修而老色日上面又思向來講學只是半間半界无詰平實處今只欲耐心攻苦了却數卷殘書與村秀才子輩尋數行墨畢此一生耳

答程季與書 公許

某春首嘗飭一箋致鵠板招賢之賀山居習懶弗克嗣

音誦懐人之詩每深嚮往兹承北闕疏榮西垣掌制青城地青城客固多人物之炳靈紫微花紫微郎尤覺文章之增重矧聲名如月未望才業如川方增華涂要職何可量哉某嘗謂蜀文章為天下冠漢相如子雲同工異曲唐陳子昂孤騫獨步國朝四范有絲綸譜二蘇有制誥皆温雅麗則王岐公被遇三朝大典册獨出其手每一篇出人争誦之亦華陽人也渡江而後更不繁叙端平至嘉熙更掌内外制令已四人某雖不才亦預兹

選茲得季與詹叔相與討論潤色斯文之未喪蓋天也此不但為中書賀為國家賀實賀某晦跡山林誦衣錦之章絶不從事筆墨見故人得路遂喜而作此紙殊愧草率不莊好也東嘉之除出於望外方且免牘念不可不伸賀謝之悃餘冀護太白璫毓硫黃閤徑上鑾坡以賁飾萬物

又

某日者聞有去國之命嘗與公發商量借張氏別屋以

後從者溪頭望已久拏音闌然佳人不來徒有浩嘆近得到安吉後書知所僦屋甚華某嘗愛韓退之語謂中州士大夫以官為家去則無所於歸今季與雖為萬里客而得屋之寬潔乃如此就溪買魚搁水弄月何妨賢者之適其適也人家不如意事更何必掛諸口耶某髮種種矣以一日之力分為十八分讀聖賢諸書一二分應酬人事率是為常閒亦有發深省處若郭外一頃薄收更得州家繼以廩粟則社某日雞臘某日酒可以因

節聚族屬會朋友話鄉曲之情也薄儀餞歲餘祈以斯
文斯道珍毖

答劉時可書

某別丰儀邈不記月一自振旆登朝苕溪去天不尺五
日聞鳳鸞之咮暨得奏疏觀之則亹亹乎仁義之對而
懇懇惻惻愛君憂國之忠也近傳黃紙除書人皆以芸
省郎賀時可道韻冲澹神峯峻峭薄蓬萊而不即此風
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峨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

入與雪山爭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否某一擯四年翳
然林水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於得時而
難於得日之暇胡文定公歷官四十年考第不登六載
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
所以得此歲日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吾儕官職考第
過於先民而學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
其功復悠悠憒憒則將恐有初平無及之嘆矣某粗有
著述一二未脫藁四方朋友來討裴記者郤侯得墨本

拜呈欲言如海更祈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㤅

答謝德方書

某音題不孚久矣庚寅之秋曾對説夜氣一章占答來教江浙望岷峨相去萬餘里恨不能時以書往復瑩所疑以融會於一但有懷賢之思耳德方神踈而識練才老而意新如未望月如方至川何可涯涘蜀梱貢珍羣英彙進芳名在周八士之列甚休甚盛好風西歸鶴頭之書當夜下甘泉矣某登朝六載一無補報濫丞秘府

復貳封曹人謂丞為天下之清官爵乃朝廷之公器而
子兼司之亦可謂遇矣然區區所性所樂蓋不在是臣
之事君有多少不盡分處苟盡其分則雖卑官冗散亦
可以行志苟惟不得其職則雖一歲九遷天官清華可
以立致但見其皆外物也德方以為何如因遞函抒賀
忱餘祈為清廟之器珍珤

又

某前歲定叟歸嘗祇情作狀尋蒙瑶墨下墜殆如垂露

在手手之不釋大化更新諸賢彙進德方以前官名殊
愜公言但某嘗讀易竊疑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泰否之時
各異君子小人之進不同而皆曰吉何也及以象考之
則知泰之君子其志在外凡建事立業澤物活民皆外
也若否之小人其志在君則止於得君而已故一征字
為君子喜一貞字為小人戒德方才到闕必立登要津
蘇欒城正邪不可參用之對劉元城氷炭勢不兩立之

說彧者以為當作龍袞筵第一諦也某道方志拙端平
間開口論事至為權姦所扼一擯六年三遭論罷凛凛
常有不測之憂令翳然林水間更不復言仕矣偶得外
埸書郤閲朝旆已及脩門殊以為喜輙抒一箋就令致
為慶餘祈精蹶天和堅保初節以副友人延矚

鶴林集卷二十八

宋 吴泳 撰

書

與魏鶴山書

某屬者拜箋尋蒙報翰惓惓誨勸勤懇懇感不可為言校書讀易工夫逾造妙密不以一書窮易而支暢旁取盡將諸儒先之説相與剖析疑義訂正其真是非易之卦脉聖之精藴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類百物

將自是心契神授而語言文字之枝葉亦無所復用矣某學不切己倀倀然如游騎亡所歸乃蒙校書手筆以示教良發深省固荷不屑之意但資質鈍遲中庸大學語孟之四書未明詩書禮樂之四術未瑩躐等言易恐非盈科後進之道儻自今氣血未衰稍有長進則幅巾隻履尚得從容扣問校書於鶴山之間也來書所說戶外之屨以講學來以干薦干書來終令人倦於接納固是如此然某之意更欲校書充先儒寧受百人欺之說

使好賢之心無一日替則尤見其宏大也不識以為僭否未有詹拜之日願言冲輔道腴前輅泰社

又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人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異時選人逐客躓於憂患傷於感慨耗於血氣既衰困苦而無精采而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壹作為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聲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起老去才盡一段洗筆

池記說咸之良感艮之實見處俱造微密最是李侍郎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六經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於學者進學工夫尤所關繫迨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侍郎之所獨得而某竊以為知侍郎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者此也獨知處祠堂記訖今猶未見本只以前書所教謂近世祠堂太汎古無此典謂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廟元不出闕里此卻不能無疑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瞽宗殷學也有道有德者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為人之師而祀之於學亦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無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夢奠邪說誣民戰國以來禮壊樂廢秦又燔詩書隳學校何有於先聖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建立學官而永平之際皆尊奉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禮經如戴氏所記鄭康

成所釋其他傳會處不無舛駁至論先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菜之典互見錯出少有悖戾所以陳祥道禮書朱文公學制多從其說恐未可槩以漢儒之說為非古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陵季子亦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者謂辟塞充滿流動洋溢無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為大賢沒為先師世之相後百有餘載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精爽魂幹極於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

禮容奉豆籩尸而祝之有不敢忘者茲豈强而致之哉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之通自相關屬其祭也非謟其歆也以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濂溪即關中而祀横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二先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禮義之所當然耳此其疑三也侍郎稽考古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高明之既極則往往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發先儒固有發揮未盡者而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

能過也某晚學安敢妄有擬議而於此三條實有未達且蒙侍郎虛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望明賜開曉俾知有所据守豁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為幸歟前書所問紀陟魏徵二事併希賜答

又

某伏自去歲仙艎次於月峽連驛瓶起居狀亦曾奉疏唁問叙州難弟之戚經閱日久嚮息音銷新進士來袖出雙白璧亟開捧玩乃知前所寄書悉徹穹檻矣世運

將泰朋陽彙升西山出守溫陵鶴山易帥瀘水士慶於朝農歌於野莫不舉酒相屬以為端人得時之賀而某竊以為侍郎之所可賀者蓋不在茲時也坎以剛中而亨屯以居正而利蹇以能止而碩否以不苟祿而吉困以不失其所亨而通則卦脉之起伏即天根之動靜來仲往屈進減及盈陰銷陽息山川竅而日星垂是理本粲然明著於天地之兩間而世人習矣不察一遇阨窮不堪流落卑者煦煦以乞憐高者婞婞以隕穫內無可

樂者終日命酒賦詩而平生所學全不能倚靠者又未免參仙翁釋子以添熱鬧求其致命遂志遯世而無悶進學畜德盛行而有加如侍郎者則蓋難其人矣俗流化敝人物衰少政哤土裂大音不完居今之世而聞侍郎之一言一行莫不刻意竦慕而況侍郎不以此舉自滿著書渠陽内樂晏如於魏公論語序見修身踐言之有法於文公年譜序見豐道扶教之有功於濂溪諸老先生祠堂等記見根極理氣分劈義利辨明德性物欲

與夫聖傳之真俗學之痼邪説之誣尤為有誓於後學

其它雜著舂容簡短雖若不齊而卒澤於仁義道德炳

如也前輩嘗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

功葢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宇順遂造真

理今觀渠陽一編則又豈可例以文士目之耶然尚有

可商量者記序銘説詩詞各自有體雖文公老先生素

號秉筆太嚴而樂府十三篇詠梅花與人作生日清婉

騷潤未嘗不合節拍如侍郎歌詞内重卦三三後天八

八三三律管九九五經等語覺得竟非詞人之體是雖
習次義理之富澆灌於舌本滂沛於筆端不自知其然
而然但恐或者見之乃謂侍郎盡以易元之妙譜入歌
曲是則可懼也某少粗有志於學尤好讀濂溪河南横
渠新安朱氏廣漢張氏之書自來京師交於四方朋友
不無切磋之益而力不從心悠悠潰潰立於夢覺之閫
竟無實得去年登秘府稍收放心會四庫之儲叵於遺
燼亦不曾讀所未見豈造物者終推墮於小人之歸耶

看得來學問官職必無兩立之理此長一分則彼消一分更不能長居戶限上須是歸而求之懇惻痛切倍用入一己百之工然後為有得也陛對二札謹繕寫拜呈初篇本欲提大綱領別有建白而鄉之士友適至備言去年遭變甚慘為父母之邦只得首及蜀中事末章則述所職也有未是處仍賜指教欲言甚長悃愊無繇盡申寫所冀宏毅忠壯以先民事業珍炎

又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前後兩書亦有及乎閫
學行已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玆
領四月念八日台翰則知僅有二月十八日一緘闕徹
書月也侍郎閒靜中閱理理精義明憂患中觀物物格知
至令承天子之命出守儀服只以得之聖賢者次第出
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徑從此拓開北定規
模可也東州惟瀘叙尚可用玆得來書乃謂搜練簡閱
僅得弩手百人弩三十枚堂堂大府而單寡若是將何

以為國號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某每病

今時一種議論率謂儒者不能曉暢軍士曾不知胡安

定在丹州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

雖軍校舊酋亭障廝役鄉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直柔

每與人論造戰船法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天下之人何有一

事非吾儒為之耶區區所望於侍郎者更欲於實用上

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欲言之事拍塞滿懷上冀存

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又

某自承侍郎建梱書櫝之禮未嘗曠絶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成都月遞以往不審曾洞徹穹檻否詹叔近方到脩門已再胥會且知體況甚悉邊聲不驚軍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址重與修築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閒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萬民之意是固侍郎之所樂為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乎事

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
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為士者猶務為空談以長華
競侍郎欲築堂某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
治兵治民水利筭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
長又當如朱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
以為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
名之士而後為之如此則聚辨有益而精粗不遺向背
既明而趨舍自定興民心出治道此其基矣某登朝六

精公道日闢較之前此政令垢翫上下否隔不可謂不漸就清明獨是君子用之未盡小人去之不力上書論事者莫不以此為言所謂用之未盡者侍郎與真文也所謂去之不力者李知孝梁成大也二賢之本末惟良貴一疏盡之二㓙之情狀獨未有人說破近因洪察小帖子言渠臺綱不肅事朝廷雖與降官某以為罪大罰輕輒冐昧繳還降官詞頭乞行鐫竄辛而詹謨英斷已並與施行矣同朝諸公與兩學之士及閭閻小民粗以

進士自邑中回每言郎中不相遺忘且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吾行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郎中哉鸞鳳高翔之後鳴者束咮巢於阿閣近日稍稍復理遺音絶響而賡之人共指以為明廷之瑞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閒居幾時想泰宇益定挹樹花之生香聆庭草之再緑境與心會樂與神會所讀之書與聖賢會斯詠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縶維於此欲一望美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某資禀沈霧冒爲此來官

於中都比州縣閒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看得先民之所以教人只要人著己下靠實工夫不欲令人多作文字故黄離之彖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絅以此彌寡於言不甚拈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諸客騎驢雪夜相訪黄其姓虚舟其號强提賦一篇號虚舟詞新進士于齋堂銘鄉人游湖索和韻又未免隨分酬答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殆如白地明光之綾但有其渲而無精采也因歲事遣人

相聞籍手千指教仍乞一語為參同之鑰山間論著無

惜惠寄數篇良晤未有期顧言護太白之瑱潔青精之

羞光此泰道

又

某謄前遣墨奴筆史問訊天目之仙五雲自山中來絕

無一點塵氣肉食者良可鄙也紀綱踵門連拜實翰郁

然風味其臭如蘭此又在言語之外感藏何戢郎中一

代文伯袖緣綸之手韜巖谷之間芒寒色正隱然自名

動於時而每每以此相期待前書且欲某為廊廟之文夫文章合下有兩等山林草澤之文其氣槁枯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譬如按樂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野嘲哳如某者麄野嘲哳之為也不惟不能作官樣文章亦無日過花磚之夢稍待春晚得一對後則往往賦遂初詩式微緞野鶴於雙林以返其自然也赤子弄兵潢池州縣之吏不能撫安之儌儌而起前此朝家以隆興起崔先生竟不肯出頽孤蒼生之望令淮壖一向

却平靜所願如此若此去道泰年豐使吾之根本厚而精神全則彼亦不能動矣因下問輙及之郎中閒居許時絶口不道貿字每與温校書論到此莫不推敬學力然亦不能不過餉臺季文之少風誼也齋宫連日祠祭既歸又有盂厥一番人事遲來使兩日方能拜答切冀宿疏黄㽞護太白壙以迓天寵

又

某兩拜劉翰一則約之以禮一則博之以文心融氣浹

良發深省向者得郎中之文讀之神彩精麗詞華絢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别未幾時今則渾造白澹矣記之規為叙置殆如白雲演邐於蒼嵓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盤紆詰曲瀰入長河而不見底最後最善獨善之説方是指出標本使楊君而領會此義則宜其家可以成教於國得於己斯不失望於民如百圍之木封植底本根與發生出底枝葉只是一貫世之士盖有錯會獨善之義而自遏其弱者則亦可憐矣郎中以為何如楊君

名銓字平叔其尊翁諱濟世青城人渠不忍書其父名欲以宅字易之且更不欲出永康二字又欲以字行又欲減墓字大槩是感郎中之深知借雄文之潤色故敢忉忉說稟耳肯曲筆從之不勝至幸

又

某坐窓風雨中更無羣樂之興燈花雙懸寳帖粲墮殆如瘘而起醉而醒也中都海物維錯而不曾饗太牢之滋味故人念及之茲屬厭矣矧兒輩又得牽衣覓盧橘

譆譆雜語嘈嘈譁於民間不能自禁一日凡四五驚近者方小定蓋緣新嚴自西頭來恂恂如鄙人終是有與三軍之士同甘苦意象尹䕫將漕和厚詳雅善類多之京兆年來中乾之形立見譬如好家居纖兒更不禁再撞壞也詔書一盼學省首上封事雖其言未必當事情而勁氣直聲有犯無隱亦足以大為一時之壯某最無聞知者然每交四方朋友例不以凡輩見目茲豈宜妄自僶嘿敚不鳴之鴈哉副草一本謾寫求教請葛公事

比以見之施行恐益重忤者之過邇爾外間惟蔣良貴袁廣微亦有封章來上郎中必技癢安得諸賢翕聚於朝共吐胷中之奇耶祠庭奉親冬日為況何如松以貟霜故雋敢書此為郎中賀

又

某每得郎中書輙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忽遽中復患魚兎帖抉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

无住對也第欲某下觀復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逆長
日之至者為復也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
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
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
復也天道循環卦脉通流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
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
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
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

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歷家以尺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鉛汞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體之吾身豈有秀於百家九流而不掘易髓躡天根哉郎中六七月間退居南窓之下必能静閲隂陽進減之理洞和往聖參同之鑰不知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蟄

未嘗不安也尺蠖之屈未嘗不伸也稻垂而秀麥仰而
生未嘗不自裕於天壤之間也想朋友之進說於郎中
者多謂雪霜摧剥之久則其發達也必艱須竢朋來而
後無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真知郎中之心
者未必爾也參子黄昏亟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答
來教不覺盈紙曷日胥會析薪煮魚共談精到

又

某閣不奉山房之箋蓋有待也天道左旋一陽來復朔

日南至二首為章謂十九年逢一章雲物必瑞水泉必清賢者必為時挺出如芸芬荔馥弗可得而遏胡為黄紙除書尚不到天目山耶清源之牧久已建旟瀘水之帥免牘已上不信潛郎之終於潛耶近嘗蠡測管窺造化之運含洪之德雖至發用之功稍遲宣滯底和要須有人焉斡旋於其間而後能成物令官陰陽府萬物者半是占雲候氣之家而獨無以身賛化之士則涸陰之未解而稚陽之不舒無足怪也姪子槩頗有志讀易因

其侍叔父西歸使誦所聞以告幸參擇之送邛州王進
士一序兢錄請教且以驗進減工夫毋以頌而以規
可也書窻得半日晴喜為作此魚酒伴書極艸艸它俟
臘前折梅花以問訊

又

某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摇窻屋殆如癢處得爬不必
倩麻姑亦為之一快也不審郡害稼否屢收寶帖備見
講學之力解經之功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見道理

故前輩為之傾倒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
完牢退之如款篁偃松未免一時有倒贓處畢竟本心
磨滅它不得若劉柳諸人則合下墮坑落塹不必問也
富而可求一段伊川以義言上蔡以命言盡之矣更有
新得望時書所見以瑩其疑又有借書之請山房年來
儲藏頗富必抄得阜陵實録日歷會要等書及稼軒石
湖趙忠定王宣子輩文集或行述碑誌與南軒奏議豫
章江陵長沙鄉里成都等志專遣人懇干執事幸語曾

叟輒尋畀小廝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摸摸索索記得三二分但精魂不强終是遺忘又未免東坡獺祭魚之戒亦可憐也金星書疊見沿路黒眚此為何祥耶抽織錦之一機露標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書一笑領略對客草草照之度外幸甚